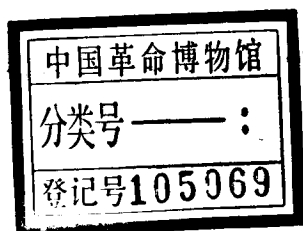


茅盾全集

散文一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卷校注者：丁尔纲

校注定稿者：叶子铭 查国华

茅盾全集

第十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6年北京第1版

1986年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3896 定价 5.60 元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作者作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散文九十二篇。这些作品，大部分曾先后收入大江书铺出版的《宿莽》（一九三一年五月）、天马书店出版的《茅盾散文集》（一九三三年七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话匣子》（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的《速写与随笔》（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印象·感想·回忆》（一九三六年十月）、烽火社出版的《炮火的洗礼》（一九三九年四月）、文光书店出版的《见闻杂记》（一九四三年四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第九卷（一九六一年五月）、《茅盾散文速写集》（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以及新蕾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学生时代》（一九八二年一月）。

各篇的篇目排列，均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除个别未收集的散篇据最初刊出文字外，均据《茅盾文集》第九卷、《茅盾散文速写集》和《我的学生时代》，并参照初版本或初刊文字校注后编入本卷。



一九二四年与沈霞摄于涵芬楼前花园内

40

再读「瓶」

這是病態社會的毒瘡上的膿孔（開完你體抱滿血則我上句上語是指毒瘡）
的腫痛是整上面那一粒先隔了膿汁的面孔——社病是風家的「道理」混亂時將然
的時候的連望的反映從從面由看零字會覺得那「病」癰疽的行動的憤憤憤憤憤憤
豈得已若一種「時代性」一種「社會的毒」——那麼，也許你不必厭我再來講
「五一」的「故事」。

上說，成達的兩「瓶子」都是封建社會的產兒，水果店的阿三，會西江的大幫手的周律，出胎的喜樣，半裝全臉的登羅的阿五，他寒苦並苦像走破鞋及「的」，飛獅的父子似的（雖然祇敢數說定他）是「逃」破俗人的「嘴」（魂死）的天才（「逃」這樣的「飛獅」並有些「傳人」祇「飛獅」家「看朱」大概盡盡中志而一題材窮，可造成倒覺「阿五」的兄弟五飛飛是限有的多，「阿四」的飛身，更加有「烏」，不怕你討厭，我再這句，是更加有「飛」的志」，「阿五」是封建社會的一始政权的家庭中被壓迫的犧牲者，他們的「飛」最初只是二種意識的實質的反映的表示，到後來才「人」做而「飛」成了「志」的「飛」了。

你三四那樣的「呱子」近來是很少見了。一般老我的故鄉是差不多沒有。快父母之令今應劍弟和弟棉，特別要于得到他們的床第之間的「小姑」之喜也。年紀不強健有主變性慾煩悶的「姑」與我的故鄉，那是感定者都市的風氣很快而且依從欲的，數乎可說沒有。

跟河田時代的一樣，也是封建社會的不動的產物，還有牧子（牧子）重要的牧畜，喜歡同他們玩，從今以後，多買些牧子，牧子（牧子）的不等者，（牧子）的家鄉，不買一磅，有農村借用，牧子（牧子）的十年所剩，近來進入大慶府，那樣的「封建」的地地，誰今天有他，就是「牧子」以及他的牧子，這由有一次到牧子，牧子（牧子）金

《再谈“疯子”》手迹

目 录

不幸的人”.....	1
一个女校给我的印象	5
一个青年的信札	8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14
“暴风雨”	18
——五月三十一日	
街角的一幕	22
疲倦	25
复活后的土拨鼠	28
大时代中一个无名小卒的杂记	31
南行通信(一)	39
“五卅”走近我们了!	45
云少爷与草帽	47
牯岭的臭虫	51
——致武汉的朋友们(二)	
严霜下的梦	54
叩门	59
卖豆腐的哨子	61

雾	63
虹	65
红叶	68
速写一	70
速写二	72
樱花	74
邻一	77
邻二	80
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	82
故乡杂记	88
第一 一封信	88
第二 内河小火轮	94
第三 半个月的印象	114
第二天	124
热与冷	128
冥屋	131
秋的公园	134
光明到来的时候	137
老乡绅	148
在公园里	151
春来了	154
速写	156
“现代化”的话	161
香市	168

我不明白	171
我的学化学的朋友	173
乡村杂景	178
陌生人	183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	187
谈迷信之类	190
上海	194
一 我的二房东	194
二 我的邻居	198
三 二房东的小少爷	204
冬天	207
一个译人的梦	210
百货商店	
序 言	215
一 到了巴黎	217
二 “那边”	221
三 到乐园去	228
四 被裁	235
五 乐园的胜利	239
六 悲惨的失败者	244
七 小商人的最后	247
上海大年夜	252
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	261
桑树	264

大旱	270
雷雨前	276
人造丝	279
岸水	284
谈月亮	291
疯子	297
黄昏	305
沙滩上的脚迹	307
天窗	310
阿四的故事	312
小三	317
再谈“疯子”	321
旧账簿	327
狂欢的解剖	332

上海

——大都市之一

一 祖孙三代	337
二 六十年前的上海	340
三 上海的特殊地位如何造成	347
四 狂热的投机市场和不出烟的烟囱	355
五 鸽子笼	364
六 “上海之将来”	367
全运会印象	374
交易所速写	387

从半夜到天明·····	391
车中一瞥·····	394
“佛诞节”所见·····	405
看模型·····	410
国文试题·····	413
好玩的孩子·····	416
被考问了《中国的一日》·····	419
回忆辛亥·····	427
写于悲痛中·····	434
鞭炮声中·····	436
农村来的好音·····	440
荒与熟·····	444
炮火的洗礼·····	447
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伏的·····	449
街头一瞥·····	452
无题·····	455
苏嘉路上·····	457
一 一月五日的上海西站·····	457
二 苏嘉路上·····	460
“孤岛”见闻·····	469
忆钱亦石先生·····	474
“青年日”速写·····	477
记“孩子剧团”·····	480
记两大学·····	482

我的小学时代.....	484
追记一页	490
怀念行方未明的友人	493

不幸的人*

上学的路上，远远的瞧见一大堆人围在一块。马路两旁的商店里，也出来了好几个人，从我身旁跑过去看。我顿时把好奇心引起，匆匆的走到那里，也挤进人群里去。只见一个衣服破烂的人，倒在地上，身旁统是鲜红的血。一辆破洋车搁在一边，轮子弯了，车把也断了。洋车的旁边，又停着一部汽车，初升的太阳照着他，闪烁的发亮。两个游击队的兵士和一个巡警围着倒地的人，不使闲人走近。一瞥之下，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给汽车撞倒的不幸的人力车夫了。

一阵凄惨的感情，充溢在我的心上，很想立刻闭着眼睛挤出去，走我的路。但是不能……再仔细的看了一眼：这个不幸的人，约有五十余岁的样子，“老态龙钟”，瘦而且弱。半年多没有剪的长头发，已有一半是灰白的了。手上面上通是黑垢，破碎而单薄的衣裤，也是嬴嬴不堪。不知他伤在什么地方，只见得浑身都染有血迹。身子躺在地上，一点也不能动弹。脸色惨白的可怕。眼睛时时往上翻。虽然说不出话来，他的薄而褪色的嘴唇，却不住的一张一阖。咳！嘴张得这样的大！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署名慕之。

话却总说不出来。显然是感得无限的痛苦！

凄惨与恐怖的情绪，一阵一阵还是侵袭着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的视线只得避开他的身上。拿耳朵听站在旁边看热闹人的话。

“他怎么会给汽车撞了的呢？”

“我看见他撞的。他拉着空车，慢腾腾的经过这个胡同口。那个时候，恰好由胡同里跑出来那一辆汽车。叫笛鸣鸣的响。不知道他为什么听不见，不躲开，还是慢腾腾的走。汽车夫一时停不住车，就把他撞倒了。”

“这样宽的一条大路，还躲不开，难道他是聋子，听不见汽车的叫笛响么？”

“咳！可怜！这一定是他命里注定，应该是死在汽车的轮下的。”

胡同口的北首，摆着一排的人力车。五六个车夫也围在一块议论。

“老四上哪里去了？是不是去通知他的家里？”

“是的！那一个巡警叫他去的。”

“老赵真可怜！大清早的由家里赶出来拉车，就撞见这个大祸，眼见的就要不济了。不知道他家里得信，要哭得怎么样子呢？”

“可不是！他的家里，整年的病在床上，这几天刚好了一些，听见老赵给汽车撞死，可不要叫她立刻死去么？”

“咳！他不知道做下了什么坏事，家里只是出灾难。好好的做买卖，本钱却赔得精光。接着他母亲又死了。办好丧事，

一个大也没有膺下了。没有法子去拉车。想不到拉不到一年，却被汽车撞倒了。遗下一个病人，两个十岁以下的小孩，如果他真的死了，不知以后怎么样过日子呢。”

“他头一天到车厂里领车要拉，我就对他说：‘老赵，你是上年纪的人了。耳朵又不大方便，身体又不大灵动，我劝你不要做这个卖力气的苦买卖罢！你知道北京城里，汽车一天一天的多，横撞直冲，我们拉车的常有给它撞死的么？’他也叹了一口气回答道：‘怎么不知道。要另外有一条路走，我还肯把这副老骨头吃这个苦么？’我听他这样说，只得随他去了。却不道他今天真吃汽车的亏！”

“有一天，我看他带着病出去拉车。我就说：‘老赵，将息一天罢！何必带着病去做买卖。’他叹了一口气道：‘一个铜子也没有了。昨天晚上还没有吃东西。不拉，今天吃什么？’咳！我们做苦买卖的真苦！”

“我只怪汽车不好，横撞直冲，总我们要留神避它，真是可恶不过！他们有钱的人，坐在上面舒舒服服的。我们吃了它的灰尘臭气不算，不留神，还要把性命也送在它的轮下。横竖压死了我们二个人不过花了几十块钱，不算什么回事。咳！吃一顿饭也要花上二三十块钱，买一匹马也要好几百大洋。我们穷人的命真贱呵！……”

说话的车夫说得伤心，眼圈一红，几乎掉下眼泪来。声音哽咽着再也不能往下说。抬头看其余的车夫时，眼圈子也都早红了。

车夫静默了。看热闹的却愈聚愈多，我挤在群众中，气闷

不过。只得挤出去，仍旧走我的路。可是凄惨与恐怖总驱逐不去。在人们的无尽的生命流中，我永久纪念着这个脸色灰败，眼白上翻，嘴唇时时张阖的不幸的人！

一个女校给我的印象*

前星期有几个松江朋友约我到松江去走一趟；在那边逗留一日，参观过他们的图书馆，公共体育场，景贤女子中校，并且还到了一个可以休息休息的某园，在竹荫下的亭子里，谈了好些话。

久住在工业化的新式都市的我，暂时的又看见了旧式的府城，真觉得有说不出的异样的感触了。在那里，生活是平静的；一切都是可爱的。我爱那里的狭小而少行人的街道；我爱那些跨在小河上的小石桥，以及半临桥头的矮小木屋；甚至缓慢的乡人的行路，与谈话，我都觉着有味。然而看了那三五件聊作点缀的二十世纪的东西，衬着这古朴的背景，却又使人觉得不高兴。这倒也不是由于“怀乡心”的发作，却是由于现代的青年都带点“不全则宁无”的迷信，或者因而应用到极端罢。

但是最最使我感得深刻的印象的，就是私立的景贤女子中学。

因为现今是暑假期内，我们到那边时，只看见了一座空校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第五十四期。署名雁冰。

舍，以及种种设备而已。他们at work^①的情形，可没有见。便是教员，也只见了两三个。校舍是借用旧式的住家的房屋，然而光线极足，也非常清洁；三大幢两进式的楼房——似乎是“厅事”^②的式子——上面做了寝室，下面是课堂；前后都是很大的天井，种着些花草。这在我看来，简直比上海几个拥挤的私立女校，要好得多。至少，每个学生可以有尽量吸的新鲜空气，不像上海学校的学生，每天只有数十方尺的半新空气是伊分内应得的。阅报室和成绩室，都因放假锁着门，不曾看。学生住的地方，总算是很舒服的了；教员聚集的教室，却相反。一间狭小的平屋里，挤着五六张桌子，几乎连旋个身子的空隙也没有。从一本一本挂在墙上的各种表册看来，便知在这间狭小的平屋的人们所做的事，实和这间平屋的体积，成了反比例。表册中有一本“学生环境调查表”，在我，实是第一次看到。

现在这个女子中校是全仗教员维持的；教员全都是义务职。因为是尽义务的，所以那些唯利是图的“学蠹”倒敬谢不敏，裹足不前，而这个学校的管理权和教务权遂得由思想新而热心的人来一意办理。这可说是不幸中之大幸！松江现在尚没有一个中等程度的女校——除了景贤。现在极力维持景贤的先生们，就因为不肯使这唯一的“绿光”竟至熄灭。大概他们的新设施，虽极温和，不免也惹起四周的惊视罢。我很佩

① at work 英语。意即在工作。

② “厅事” 旧时官府治政的场所及私宅的中庭堂均称厅事。